

一之書叢學女

教 胎

海 上
行 印 局 書 華 中

序

是編以日本下田次郎書爲藍本。下田次郎以文學名於其國。其子女及其門弟子。咸有聲稱。不佞居東。嘗從其曹以遊也。下田原書在彼間爲創作。刊行未半年。已再版六次。則社會之承認其價值爲何如乎。友人既取而逡譯之。不佞復奮筆濡縑。爲之增刪潤色。前數章悉更定其目。而幾乎全易其詞。使下田君視之。當不以爲忤也。烏乎。吾祖炎黃。夙乎尙矣。神州民品。降而益下。種族主義之風潮。日澎湃於寰宇。而智育體育之學說。當世咸不以容於心。吾手是書。悵悵然以悲矣。民國三年六月二十六日序。

女學叢書之一 胎教

目錄

- 一 妊喜
- 二 生德
- 三 原妊
- 四 擇配
- 五 胎教
- 六 胎教之效
- 七 胎感
- 八 感受成錯
- 九 胎兒之發育
- 十 精神及於身體之影響
- 十一 女子中妊婦感觸尤易
- 十二 胎兒之精神生活

- 十三 妊婦關於胎教之注意
- 十四 妊婦與夫婿
- 十五 妊婦與舅姑
- 十六 妊婦與家庭
- 十七 妊婦與親戚鄰里
- 十八 妊婦與居室
- 十九 妊婦與社會
- 二十 妊婦與自然
- 二十一 妊婦身體之衛生
- 二十二 產婦之看護
- 二十三 嬰兒之撫育
- 二十四 說乳母

女學叢書 一胎教

一 姙喜

夫君密鑒吾夫。方吾修此書。蓋欲作而旋已者數矣。更漏沈沈。鐙花豔豔。咸若催吾之點筆而伸紙。吾今決以款款之私告吾夫矣。夫見吾淚珠承睫。潑潑然。抑知吾今茲之淚。非恨海之波。而愛河之水耶。吾心躍躍。聲息宣達乎湊理之表。夫苟耳之。當聞此中如奏凱捷之歌。吾抱衾獨夢。夢見一亭亭之影。在山河大地之中。眉目神趣。肖吾兩人。若啼若笑。若將親吾以吻。當此之時。覺大地山河。若皆爲斯亭亭者而設。而吾兩人之精神。乃至吾舅姑吾父母之精神。胥載諸此影。吾夫亦知此亭亭之影。不久將實現於吾兩人之前乎。以吾心之喜。審吾夫之喜可知也。專此手啟。惟祈起居珍重。

右爲初孕少婦密告其夫之書。懿歟。妊娠之一言。眞舉世婦人之福音。而右書足以爲舉世婦人代表以宣言者也。夫姙者。不獨本婦所喜。而其夫喜之。其舅姑喜之。其父母喜之。其姊妹姻親。將靡不爲之喜也。傳曰。一人有子。三人緩帶。故一家之內。有婦方姙。則雖寒風四集。雪壓高廬。而庭堂俯仰。常如陽回春轉。和氣潛滋。卽令生事非饒。而一念及此。輒若精金在礦。後望無窮。

妊之所爲甚可喜者。其故一由於自然之感情。一由於人羣之理想。譬諸種植。手加培植。自萎坼萌伸。以至枝葉扶疎。華果蕃碩。又如飼鳥。初觀孵化。漸見羽毛。稍經月日。載飛載鳴。此皆未有不玩對弗釋。時時破顏者也。而況爲其身妊之兒乎。兒既生長。爰及成人。小之則繼志述事。繇世德於無窮。大之則經武修文。壯國力於靡既。似世界之莊嚴。歷史之煊赫。吾所妊之兒。皆將與有一分子之關聯。而定省之歡。服養之義。又毋待言矣。

二 生德

生之爲德大矣哉。惟生而後天地不息。萬化以延。然衆生之中。人爲最貴。自有人類。而江山賴以藻飾。動植由以繁滋。能生人者。厥惟婦人。古往今來。稱聖賢者。號俊傑者。以及名媛淑女。按諸簡冊。何可勝數。其孰非婦人所生者乎。以魯班之技。握刀執鑿。彫大理之石。成傳神之像。可謂巧矣。然不能造成一有生之人也。外此如畫工。如機匠。或空前絕後之美術大家。舉不能造一有生命之人類。然則能造有生命之人者。舍婦人其誰與歸。故婦人之德。實足以配天地而動鬼神。

嘗聞哲家之言曰。萬有可解。惟人事不可解。夫不可解者。詎獨在乎心靈之微窈者哉。卽此官能之締造。臟腑之機能。啼則胡爲而淚墮。怒則胡爲而脈張。見性果在於目乎。聞根果在於耳乎。凡此種種。科學所言。與教宗所說。雖有殊異。要之一人之身。其繁細精巧。直無物可

與比方乃婦人以九閱月之時。光竟於腹中從容構成。略無舛失。著此書者。讀此書者。乃至非著此書讀此書者。無一非由此以出。至哉聖矣。婦人之生。

三 原姪

姪者何。蓋婦人腹中有一神聖之工廠。厥名曰胎。構成靈物。厥名曰人。姪之云者。卽此構造之謂也。夜光之珠。產於南海之蚌。蘊集砂土之精。翁受雲日之氣。歲陶月釀。積漸完成。夫人亦然。父播之以苗。母漑之以液。歷時九月。遂脫然而爲圓顛方趾之人。昔有女詩人。作歌一章。題曰未生之子。其詞曰。

咨汝小子。儂身一蠟。植骨敷肌。函魂袞魄。心房之下。汝所巢忌。餐膏服氣。眠無號忌。如華綴苞。如雞伏卵。息息相通。繇繇弗斷。爲汝祝釐。罄無不宜。返觀內省。心墜神怡。十二時中。無時釋汝。愈思愈妍。彌天歡緒。婷婷衆女。待字於家。豈知是樂。樂且靡涯。迴憶初時。靈胎乍結。情海波融。元神洞澈。陽和陰會。孳乳寢形。一索而得。懷此寧馨。夫子聞知。謂儂良也。父母翁姑。卜云祥也。熊兮熊兮。飛夢中只。鳳兮鳳兮。降天空只。

尋繹是詩。凡爲孕婦者。殆莫不同此感想。大抵姪至五閱月。胎中之兒。常能微示動作。若以自白於其母者。而爲之母者。亦因而答之以撫摩。貫之以志意。精神往復。若無線電之通傳。而不已。迄九閱月。於是呱呱墮地。腹中之珠。出爲掌上之珍矣。

四 擇配

國家也。社會也。文明也。歷史也。舉由此妊之一事而出。妊之可尙。既如是矣。所妊之子。有善有惡。與其誕惡子。以玷家而累羣。無寧始終賦碩人之爲愈也。故既欲其妊。產必求良。欲求良產。先須擇配。

昔者斯巴達人。求生佳子。恆嚴擇男女體質。皆健者以結婚。生子女。國家檢查之。弱者棄山谷。故其國民。無不精壯。用霸歐西。今重人道。生子雖弱。必皆撫育。然而病羸之兒。每多夭折。就令得享中壽。而心神體力。不逮常人。趨業赴功。動輒失敗。蝕羣以自養。耗其邦矣。而幼小之時。悲啼疾苦。爲其親者。又倍勞於保視他兒。誰爲厲階。皆由擇配之未審也。中國早婚。此弊尤著。名爲重嗣。而其種族實緣是降而益衰。

上古雜婚。無所謂擇矣。自神農定嫁娶之制。周公詳其禮儀。結婚一舉。久已神聖視之。近世文明。國家訂諸法典。社會釀爲教育。誠慎重之也。不佞嘗爲私定最明確最寬平之條件三事。竊願我震旦同胞。用爲科律。以相其偶。庶幾家之肥而邦之祜也。

(其一) 男逾二十。女逾十八。而男年務長於女三歲以上。

(其二) 官體端壯。得醫士證明無傳染病及遺傳惡疾。

(其三) 必須有一種技能。貧賤可用以謀衣食。富裕亦可用以寄其心神。

五 胎教

配擇矣。父母之性質良矣。繼此所當注意者。爲胎兒之發育。而衛生不可以不講。若飲食衣服起居動作休息睡眠等。必皆求其適度。然欲產佳兒。不獨身體之衛生不可忽。尤有精神之衛生。極爲生子明愚強柔之關係者。則所謂胎教是也。

古者胎教之說。傳於戴氏之禮。秦漢以來。儒者咸樂道焉。茲舉詞義詳哲者數事。俾妊婦誦習之。

大戴禮曰。周后娠成王於身。立而不跂。坐而不差。獨處不倨。雖怒不詈。胎教之謂也。書之玉版。藏之金匱。置之宗廟。爲後世戒。

列女傳曰。大任者。文王之母。性專一。及其有身。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口不出惡言。以胎教也。

博物志曰。婦人妊娠。不欲見醜惡物。異鳥獸。食亦當避異常味。勿見熊虎豹射御。食牛心白犬肉鯉魚頭。正席而坐。割不正不食。聽誦詩書諷詠之聲。不聽淫聲。不視邪色。以此產子。子賢明端正。壽考。所謂胎教之法。

日本元祿自民國紀元前二百二十四年至紀元前二百零九年間之日本年號也時。大阪有稻生恆軒者。著有螽斯草中論胎教。其說如此。

人而不教。無由善良。其教也。以豫爲貴。故教諸童蒙。不若教諸胎內也。蓋兒在胎內。與母一氣。母之意態。其影響深印於兒心。是以母心正直無邪。則胎生之子亦與之爲無邪。凡自覺懷胎之日始。卽應整躬定慮。諸惡勿爲。靜待分娩。是謂胎教。

安政民國紀元前五十八年至五十二年之日本年號也時江戶今之東京有丹波元堅者。著一書曰女科廣要。中載胎教

一節。可資觀法。

淨几焚香。口誦詩書。閱古今之箴誡。處幽閑之靜室。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鼓琴瑟。調心神。和性情。節嗜慾。凡百庶事。一歸清淨。則生子皆性良壽長。聰慧而安康。此蓋文王之遺教也。

美國彌納達維著書曰理想之母中說胎教。其略如左。

沙鷗戲水。松風解帶。海濱景色。令人徘徊。時則有夫婦二人。並肩徐步。纏綿悱惻。以消遣此閑暇之光陰。彼二人者。恣爲談笑。神怡心曠。斜陽掛樹。照頰生霞。天人之交。共爲圖畫。造物多情。至足感也。其夫爲詩人之裔。妻則祖父皆擅美術。富於理想。種性既佳。而往還之親串。又大都爲雅人騷客。氣韻因之益向於清超。恆置身山水明媚之間。精神調適。眞生息於幸福之生涯者也。

未幾。此夫婦誕子矣。其子眉目俊雅。神識清朗。他日之爲佳士。可以預卜。彼二人之豫悅。

亦固其所。

閱數年。更舉一子。然此時彼夫婦情狀。大異於前。夫業忽敗。生事日蹙。而債家据約。時時責言。情見勢絀。遂背信義。罔人以自利。越軌以圖存。墮行喪志。下伍僉壬矣。其婦處此。烏能獨善。憂勞憔悴。嗟我生之不辰。

心境惡時所孕。其子必劣。無足怪者。異時其次子。遂居下流而不恥。與其母兄之爲人。不可同年而語。邦人至呼以黑羊。並疑其父母生兩子。何一豬而一龍也。知者溯厥由來。信胎教之說。果不誣也。

人事萬端。從無發乎偶然者。也。循因叩果。皆有由來。蓋宇宙爲秩然之理法所轄。章分條貫。雖欲不爾。而不可能。

彌納達維女士此文。以夫婦感觸之如何。而生子之善惡邪正。至大相逕庭如此。此種事實。在人世實不勝縷舉。不獨彌納氏能言之已也。姪者其念之。

六 胎教之效

昔者大任實行胎教。爰生文王。以肇周基。日本名儒伊藤仁齋妻懷孕時。仁齋每晚爲誦述孝經詩書。生子東涯。成博識君子。知名於世。是二者均爲亞東言胎教者所稽焉。

日本原胤昭者。嘗爲胎教之研究。著書曰母之與子。措詞明悉。中有要言一節。錄之如左。

據吾所經驗。確信所生子之善惡與夫強健孱弱。全視其父母之心性如何。醉漢之子。其病必多。蓄妾之家。往往生子放蕩。生女輕狂。賭徒之子女。無一正直。凡此事實。昭昭在人耳目間。

又如子女三四。其中一人。稟性特惡。其餘長幼。皆彬彬君子。幽閒淑媛。同一父母。顧所生何以判若霄壤。豈稟性受氣。造物者果有異同於其間耶。非也。仍根源於其父母當時之所爲已耳。

原氏更舉事實爲例證如左。

一 兄爲大憲弟居高官 一日傍晚。一顯者來訪。徑云求見原氏。迨晤。知前嘗相識。觀其嘖嘖吞吐。引入密室與談。始悉三日前所收留惡徒。蓋卽其兄。其兄五犯縱火盜劫之罪。頃始出獄者也。兄弟異趣。何以如此懸殊。察之。始知其父在明治維新前。高官厚資。放於酒色時生此兄。維新之後。移居鄉井。從事開墾。習勞務。正時生此弟。感受不同。成人遂亦大異。

二 長業銀匠仲爲穿窬幼子業商 日本有所謂士族者。世食公帑。及至明治維新。頓廢其制。士族某乃改業工匠。贏利甚厚。遂娶妻侍母。家安且和。一舉得男。是爲長子。其後以首飾爲業。已而國家興學。校舍林立。從事手工者。坐是失業。生計日艱。姑媳之間。

齟齬時起。其未處母妻之間。生趣索然。遂遠出謀食。於是貧乏日甚。家庭勃谿。比生次子。後作穿窬。未幾。某爲警察。俸足自給。家庭亦復雍睦如初。生第三子。少不好弄。長而經商。漸致富裕。孝養其親云。

據此種種實例。原氏更結論如次。曰。

讀者諸君。今若已有子女三四人者。請試撫躬靜思。彼兒童心意。固可自其性質察之。必能見此三四人之狀態各異。而自己爲其父母者。亦請細思當日之情狀。自其子受胎之際。伉儷之間。愛情之濃淡。若何。心意之邪正。若何。以及境遇之浮沈。家業之盛衰。宜反覆回顧。以與對照。此事雖未可爲外人道。夫婦間何妨互相討論。當能記憶此子。果爲甲時代之寫真。彼子確爲乙時代之產物。假令與當時情形吻合。則其結果之若何。可以前見矣。思之思之。爲父母者。不可不負其責任也。

原氏之言。痛切若是。世之爲人父母者。可以鑒矣。

泰西亦不乏此種實例。如奧國音樂大家摩邇德。在胎內時。其母酷嗜音樂不倦。然他日其母不事音樂。及生次子。遂全乏音樂之才。德國有巴哈一族。歷代多出音樂大家。論者謂不必遺傳所致。卽懷孕之母。日聞音樂。影響已能及於胎兒。法國詞典家曰格那者。其自傳云。我母不僅哺我以乳。並哺我以音樂。我母哺我以乳時。從未嘗不輔之以唱歌者。斯言也。雖

指產生之後。然懷胎之時。所受音樂之影響。固已不尠也。

七 胎感

胎教而善。則生子良佳矣。懷胎而感觸惡遇。斯其生子。將爲害滋彰。今譯取泰西短篇小說二則。以資觀省。

其一 霍夫曼之蘇克他里閨女

去今百三十年前。巴黎有一業首飾者。名加爾若克。巧匠之聲稱滿當世。勤於所事。技巧而取資復廉。富貴之家。踵門相託。唯其人有一奇癖。工竣期至。往往飾辭宕延。靳而不歸其人。必俟客怒相責。不得已。始逡巡予之。而其時之懊惱。不可言狀也。故國君后妃御用之物。命彼製作。常再拜謝絕。不敢接也。

時巴黎發現奇事。凡紳士淑媛。身帶珍飾者。每遭戕害。飾品被劫奪。警察雖百計偵緝。而兇犯終杳如黃鶴。

無何。大名鼎鼎之首飾匠加爾若克。飲人匕首而歿。其門弟子勃利生。以嫌疑被執。過此而前所傳奇案。遂絕跡不復現。然勃利生誓言。已非兇犯。惟與蘇克他里閨女有密談。願得一見。官廳許之。此女已中歲。以詩名。爲當時國王后妃所讚賞。出入宮廷。加爾若克生前頗愛敬之。而勃利生之母。亦嘗受其大惠者也。

日者勃利生偶覩加爾若克咆哮直前。猝擊一軍官於道左。始知近日此種奇案。出於其師加爾若克所爲。勃利生方鍾情師女。遂百凡隱忍。因依其間。某晚加爾若克復圖撲一軍官。不意反爲所殪。然加爾若克平生所掠獲珠寶。貯藏滿家矣。

居平加爾若克嘗從容自述曰。學者每謂婦人妊時。所受外界感觸。其影響深及於腹中之子。就余母徵之。亦有一奇異之談。余出生前數月。王之離宮。嘗開盛會。余母亦往。時有軍官作西班牙裝者。頸圍懸寶石一串。母見之。欲得而不可取。先是母待字閨中。此軍官曾求娶余母。未之許。今覲面。此軍官目眩於余母之容光。戀慕之極。神經動搖。而余母復驟攫此美豔之寶石串。一剎那間。此軍官遽仆地不起。溘然逝矣。吾母受此劇烈之刺戟。遂病未幾。生余。余自幼於鑽石及珍飾品。卽愛不釋手。間或乘機竊取。父母痛責不改。卒之遂執此業。蓋胎中蒙此感所致然也。

余業此雖自得。然一旦細工之飾品告成。目覩他人取去。則心彌不悅。夜不成眠。每一閉目。如見客來索取其珍寶物。忿懣無似。

以上爲德國名家霍甫曼所著小說曰蘇克他里閨女之大略也。觀此胎感可不慎乎。

其二 哈特之理想婦人

英國哈特提摩者。近今之著作家也。有短篇小說。名理想之婦人。

英國某海濱人多集其處避暑。有馬鐵彌者。名威廉。與妻愛儷於其左。覓得一住屋。宅主鰥而性僻。時方島栖。故以屋租人。威廉夫婦及子女三人。遂遷入居之。威廉業製槍礮。鄙瑣人也。妻富於文學趣味。既入新屋。妻擬整理宅主之室。入觀。見藏書滿架。書函簽名爲羅勃德利。德利以能詩名。已嘗讀其著作而傾佩之。今此室卽此詩翁之居。驚喜。愛儷嘗作詩投登雜誌。別號約翰愛皮。僞稱鬚眉。往往同一詩題。己之所作。與德利之詩。見於同一雜誌。同一篇幅。然自知詩才遠不逮德利。故無日不仰慕之也。然今此室適爲己居。深自欣幸。遂幽然遐思。願一識荊州也。有時藁砧他出。潛入室中。出詩人之雨衣衣之。高冠冠之。幻想德利君之心臟。嘗於此雨衣之中。鼓動跳盪。其腦髓當亦在此高冠之下。凝神運思。於是攬鏡自照。其夫適歸。往往瞥見之也。

翌日。聞人言此詩翁將歸自海島。意在取書。以爲今日庶幾遇之。待竟日。不至。面晤緣慳。遂擬一覩肖像。聊慰景仰。詢宅主之僕婦。則壁上所懸。卽廬山之面目。至晚。潛自鏡架中取出。觀之。果鬚眉浩然。神采豪俊之少年紳士也。愛儷目眩神馳。歎賞不置。注視把玩。潸然流淚。獨自幻想。此人豐采。較之乃夫。似更親密。頗適所懷。會其夫闖入。遂倉卒匿此肖像於枕下。翌晨。其夫以事入城。匆促起身。衾揭而詩人肖像墮地。其夫驚問。妻戰慄恐懼。久之。辯明時盛夏已過。休假期滿。馬鐵彌全家復歸城市。卜居郊外新宅。晝長人靜。無可消遣。愛儷乃

手一雜誌。展玩周視。見登有德利近作。中有數行。曾見諸逆旅之詩人室中。鉛筆書壁者。誦讀至再。情不自禁。遂以約翰愛皮男子之名。寓書於後。稱揚其才。由是魚雁頻通。僉以神交已久。未嘗一面爲悵。日者一紙書來。詩人將造訪愛儂之家。約定不爽。是日愛儂悉出豔服。盡力修飾以待。然此詩翁來時。偶於車站。手一雜誌。中載某僮評論一節。於己得意之作。大肆攻擊。因之五中懊惱。希望冰消。掉首而歸。

數日而後。愛儂見日報。登有詩人自殺一則。詩人卽德利也。並載其致友人遺函一通。謂芸芸大地。無一知音。除慈母及姊妹而外。苟得一婦人。能表同情於己者。則偷生斯世。猶得藉以解嘲。今舉世無一知音婦人。後顧茫茫。何所顧惜。此我之所以長辭斯世而去也。愛儂讀竟。歎德利苟知斯世。尙有我愛儂在者。可以無死悲痛之極。一慟幾絕。

愛儂寓書前者。宅主之僕婦。索得已故詩人之鬢髮及遺照。觀音容之如在。感身世而涕零。以白綾卷其髮。懷之。每出把玩。其夫見之。頗見咎焉。一日愛儂不知所往。家人慮其痲發自裁。其夫忽悟。亟奔至往日避暑之海濱。見其妻方長跪於詩人新墓之前。膝下子女。已有三人。腹中第四子。不久亦將臨蓐。因嚴責其妻。不應仰慕已死詩人。癡狂乃爾。妻歸。夫妻間數日不交語。愛儂頗有厭世之思。是年五月。生一子。旋逝。方易簣時。尙喃喃作嚙語。言海濱歇夏時事也。